

通鑑總類

二十七

通鑑總類卷第十四

天文門

北魏崔浩知熒惑入秦分

晉義熙十一年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於瀆當入危亡之國先爲童謠妖言然後行其禍罰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矣衆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句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衆乃服浩之精妙

通鑑總類卷第十四

天文門一

彗星爲劉裕將篡之應

十四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災咎之應果在何國朕甚畏之卿輩盡言勿有所隱衆推崔浩使對浩曰夫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懼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漢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爲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衆無以易其言

高允辨漢十月五星聚東井之謬

宋元嘉十六年崔浩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食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

月五星聚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工星何得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坐者咸怪允之言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精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二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及為人論說唯游雅知之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

通鑑總類卷十四

天文門二

宋劉劭不肯解職以避災

元徽二年先是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劉劭解職劭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災眚必至避豈得免劭晚年頗慕高尚立園宅名為東山遺落世務罷遣部曲蕭道成謂劭曰將軍受顧命輔幼主當此艱難之日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劭不從而敗

梁武帝下殿以禳日變

中大通六年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武帝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

元帝歎客星入翼必敗

承聖三年魏兵且至元帝夜登鳳皇閣徙倚歎息曰客星入
翼軫今必敗矣

識北門

漢李守言劉氏當興李氏爲輔

地皇三年初長沙定王發後南頓令欽生三男續仲秀兄弟
早孤養於叔父良續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
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
隆準白角性勤稼穡續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穰人蔡少
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
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宛人李守好星歷讖記嘗謂
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
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
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

通鑑總類卷十四

識北門四

天

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具言讖文事與相約結定謀議
光武按赤伏符而即帝位

建武元年蕭王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
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
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
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
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
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召馮異詣
鄗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
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
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王即

皇帝位于鄗南改元大赦

光武欲以讖斷郊祀事

七年光武好圖讖與鄭興議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爲讖光武怒曰卿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光武意乃解

桓譚非讖獲罪

中元元年是歲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初光武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竒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

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光武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光武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光武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光武大怒曰桓譚非聖無瀆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 范曄論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哉

晉郭璞筮王敦舉事無成

太寧二年王敦將舉兵伐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汝素疑璞助溫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

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
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

北魏詔焚圖讖

齊永明三年魏詔曰圖讖之興出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
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祕緯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嚴
禁諸巫覡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

唐太史按秘記云女主代有天下

貞觀二十二年初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直玄
武門時太白屢書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
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
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太宗愕然因笑曰

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
後君羨坐誅太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
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為親屬自
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太宗
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
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
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
下子孫無遺類矣太宗乃止

田承嗣假讖文以誑李寶臣

大曆十年田承嗣知范陽李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作
讖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

使望氣者言彼有玉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真
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
請以滄州歸公仍願從公取范陽以自効公以精騎前驅
嗣以步卒繼之茂不克矣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
謀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承嗣聞幽恒兵交即引軍南
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爲之耳
寶臣慙怒而退

張權輿以名應圖讖譖裴度

寶曆二年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
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
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
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敬宗雖年少悉察其誣謗
待度益厚

漢蕭何收秦圖籍

元年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

唐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

元和二年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後唐明宗令國子監雕賣九經

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曆法門

宋何承天撰元嘉新曆

元嘉二十一年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曆表上之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又以中星檢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校二至差三日有餘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灋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歷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灋殊為乖異謂宜仍舊詔可二十二年始行新曆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中宮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律錢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何承天立議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灋猶如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京房不悟謬為六十乃更設新率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

唐李淳風推校精密

貞觀十四年十一月甲子朔冬至太宗祀南郊時戊寅曆以癸亥為朔宣義郎李淳風表稱古曆分日起於子半今歲甲子朔冬至而故太史令傅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為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請更加考定衆議以仁均定期朔微差淳風推校精密請如淳風議從之

方術門

漢谷永說成帝絕方術之士

永始三年成帝以無繼嗣頗好鬼神方術之屬上書言祭祀方術得待詔者甚衆祠祭費用頗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灋言而盛稱竒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與輕舉黃治變化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秦始皇使徐福發男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成帝善其言

張豐爲方士所誤被誅

建武四年光武遣將軍朱祐等討張豐於涿郡禽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旣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

晉哀帝信方士以求長生

興寧二年哀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諫曰此非萬乘所宜爲陛下茲事實日月之食不聽哀帝以藥發不能親萬機褚太后復臨朝攝政

秦王堅惑王嘉異術

晉太元九年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能知未然
秦人神之秦王堅後秦王萇及慕容沖皆遣使迎之嘉入長
安衆聞之以爲堅有福故聖人助之三輔堡壁及四山氏羌
歸堅者四萬餘人堅置嘉及沙門道安於外殿動靜咨之

北魏董道秀卜筮以不祥爲吉

宋元嘉二十一年樂平戾王丕以憂卒初魏主築白臺高二
百餘尺丕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道秀
曰大吉丕默有喜色及丕卒道秀亦坐弃市高允聞之曰夫
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王之問道秀也道秀宜曰窮
高爲元易曰元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

通鑑總類卷十四

方術門十一

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梁太子信方士爲厭禱之術

中大通三年初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貴嬪遣人求墓地之吉
者或賂宦者俞三副求賣地三副密啓上言太子所得地不
如今地於上爲吉武帝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畢有道士云
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或可申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於墓
側長子位宮監鮑邈之魏雅初皆有寵於太子邈之晚見踈
於雅乃密啓上云雅爲太子厭禱武帝遣檢掘果得鵝物大
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慙憤
不能自明 臣光曰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頃離也不可
跬步失也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愛一染嫌疑之迹

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滌可不戒哉是以詭誕之士竒邪之術君子遠之

北齊長廣王信術士之言不舉兵

陳天嘉二年齊王之誅揚燕也許以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帝在晉陽湛居守於鄴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為限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怒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尊立濟南號令

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怯狐疑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潛謂湛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為天下主湛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王至晉陽帝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

唐術士惡呂才敘陰陽之書

貞觀十五年太宗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與諸術士判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書成上之才皆為之敘質以經史其序宅經以為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

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官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祿命以爲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阬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按魯莊公法應貧賤又尪弱短陋惟得長壽秦始皇法無官爵縱得祿少奴婢爲人無始有終漢武帝後魏孝文帝皆法無官爵宋武帝祿與命並當空亡唯宜長子雖有次子法當早夭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敘葬以爲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以窀穸旣終永安體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

按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具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爲令尹而三巳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計其丘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爵荼毒之秋選葬時而規財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荒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術士皆惡其言而識者以爲確論

高宗不惑娑婆寐合長年藥

顯慶二年初王玄策之破天竺也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以歸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深加禮敬合長生藥發使四方求奇藥異石又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藥其言率皆誕誕無實苟欲以延歲月藥竟不就乃放還高宗即位復詣長安又遣歸玄策時爲道王友奏言此婆羅門實能合長年藥自詭必成今遣歸可惜失之玄策退高宗謂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誠如聖言此婆羅門今茲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陛下遣之內外皆喜娑婆寐竟死於長安

郝處俊諫高宗餌不死藥

通鑑總類卷十四

方術門十四

夫

總章元年以烏荼國婆羅門盧迦逸多爲懷化大將軍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藥高宗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脩短有命非藥可延貞觀之末先帝服那羅邇娑婆寐藥竟無效大漸之際名醫不知所爲議者歸罪娑婆寐將加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鑒不遠願陛下深察高宗乃止

韋什方以妖妄惑衆

延載元年河內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妖妄惑衆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吳赤烏元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薛師已二百年矣容貌愈少天后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同平章事制云邁軒代之廣成逾漢朝之河上什方乞還山制罷遣之

劉思禮惑於術士而謀反

神功元年箕州刺史劉思禮學相人於術士張憬藏憬藏謂思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思禮念太師人臣極貴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錄事參軍基連耀謀反陰結朝士託相術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基連耀有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勳用思禮為箕州刺史明堂尉吉頊聞其謀以告來俊臣使上變告之天后使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於是思禮引同平章事李元素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窮楚毒以成其獄皆族誅之

鄭普思等皆以妖妄除美官

神龍元年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為中宗

九十三

通鑑總類卷十四

方術門十五

祥

所信重墨敕以普思為祕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中宗皆不聽

明皇恩禮張果甚厚

開元二十二年方士張果自言有神仙術誑人云堯時為侍中於今數千歲多往來恒山中則天以來屢徵不至相州刺史韋濟薦之明皇遣中書舍人徐嶠齋醮書迎之至東都肩輿入宮恩禮甚厚

明皇因誣奏尸解而信神仙

張果固請歸恒山制以爲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而遣之後卒好異者奏以爲尸解明皇由是頗信神仙

李藩勸憲宗絕方士之說

元和五年憲宗與宰相語及神仙問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憲宗慕長生使方士臨民

十三年憲宗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爲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鏗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詔泌居興唐觀煉藥必

言於憲宗曰天台山神仙所聚多靈草臣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憲宗信之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憲宗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

裴潏諫餌方士藥坐貶

十四年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鏗李道古保護之憲宗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潏上言以爲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者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

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銜竒伎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偽自可辨矣憲宗怒貶潯江陵令

憲宗服金丹多躁怒

十五年憲宗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自危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穆宗即位杖殺柳泌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

又五十二

通鑑總類卷十四

方術門十七

圭

張臬諫穆宗餌方士金石之藥

長慶四年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穆宗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張臬者上疏以爲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庶人尚爾況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但畏忤旨莫敢進言臣生長蓬艾麋鹿與遊無所邀求但粗知忠義欲裨萬一耳穆宗甚善其言使求之不獲

趙歸真以神仙之術說敬宗

寶曆二年道士趙歸真說敬宗以神仙僧惟貞齊賢正簡說

敬宗以禱祠求福皆出入宮禁敬宗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請徧歷江嶺求訪異人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敬宗遣中使迎之息元至京師館之禁中山亭

李德裕諫武宗親近道士

會昌四年武宗好神仙道士趙歸真得幸諫官屢以為言李德裕亦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武宗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利所在則奔趣之如夜蛾之投燭間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

武宗餌金丹性加躁急

五年武宗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武宗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鄉者寇逆暴橫固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但使得罪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為寬矣

宣宗杖殺趙歸真

六年杖殺道士趙歸真等數人流羅浮山人軒轅集于嶺南柴嶽明言陰陽書不言帝王家

大中二年宣宗欲作五王院於大明宮以處皇子之幼者召術士柴嶽明使相其地嶽明對曰臣庶之家遷徙不常故有自陽宅入陰宅陰宅入陽宅刑克禍福師有其說今陛下深拱法宮萬神擁衛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宣宗善其言賜帛遣之

韋廩信術士設醮以求官

大中十年司農卿韋廩欲求夏州節度使有術士知之詣廩門曰吾善醮星辰求官無不如意廩信之夜設醮具於庭術士曰請公自書官階一通既得之仰天大呼曰韋廩有異志令我祭天廩舉家拜泣曰願山人賜百口之命家之貨財珍玩盡與之邏者怪術士服鮮衣執以爲盜術士急乃曰韋廩令我祭天我欲告之彼以家財求我耳事上聞宣宗召廩面詰之具知其冤謂宰相曰韋廩城南甲族爲姦人所誣勿使獄吏辱之立以術士付京兆杖死貶廩永州司馬

宣宗晚節好神仙

十一年宣宗晚節頗好神仙遣中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

通鑑總類卷十四

方術門十九

軒轅集勸宣宗不必求長生

十二年軒轅集至長安宣宗召入禁中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堅求還山乃遣之

宣宗疑忌方深

崔慎由爲東川節度使宣宗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宣宗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况於御樓時宣宗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

高駢爲呂用之所惑

中和二年初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當亡命歸
駢厚待之補以軍職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駢
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遣劔客來刺公者今夕至
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
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潛於它室而守一
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垩
血灑於庭宇如格鬪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
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
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近得上仙書云有寶劔在鹽城
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劔耳駢乃
許之勝至監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誓首曰此北帝

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坐
隅用之又刻青石爲竒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
右置道院香按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
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譎限亦滿必得陪幢
節同歸上清耳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
日夕齋醮鍊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又言神仙好樓居說
駢作迎仙樓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丈用之每對駢
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駢倚
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
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
請置巡察使駢即以用之領之募險獍者百餘人縱橫閭巷

間謂之察子民間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貲財
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榜掠取服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以
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用之又欲以
兵威脅制諸將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
都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爲左右莫邪軍使每出入導從近
千人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司綱輸
其家用之猶慮人泄其姦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
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
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戒
然後見拜起纔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
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劉巨容以燒藥爲金夷族

龍紀元年劉巨容之在襄陽也有申屠生教之燒藥爲黃金
田令孜之弟過襄陽巨容出金示之及寓居成都令孜求其
方不與恨之是歲令孜殺巨容滅其族

後唐僧誠惠以妖妄惑人

同光三年初五臺僧誠惠以妖妄惑人自言能降伏天龍命
風召雨莊宗尊信之親帥后妃及皇弟皇子拜之誠惠安坐
不起羣臣莫敢不拜獨郭崇韜不拜時大旱莊宗自鄴都迎
誠惠至洛陽使祈雨士民朝夕瞻仰數旬不雨或謂誠惠官
以師祈雨無驗將焚之誠惠逃去慙懼而卒

趙鳳諫明宗召周玄豹

天成一二年初晉陽拒者周玄豹嘗言明宗貴不可言及
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陛下當為天子今已驗矣無所復
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
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明宗乃就
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閩王信陳守元避位受籙

長興二年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謂閩王延鈞曰苟能避
位受道當為天子六十年延鈞信之命其子繼鵬權軍府事
延鈞避位受籙道名玄錫

閩王自負得寶皇旨謀稱帝

三年閩王延鈞謂陳守元曰為我問寶皇既為六十年天子

二十九

通鑑總類卷十四

方術門二十二

後當何如明日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旨當為大羅仙
王徐彥等亦曰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鈞
益自負始謀稱帝表朝廷云錢鏐卒請以臣為吳越王馬殷
卒請以臣為尚書令朝廷不報自是職貢遂絕

陳守元號天師受賂

清泰二年閩王賜洞真先生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乃至更
易將相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從其門
如市

後晉范延光信術士有非望之志

天福二年初天雄節度使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
必為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延光嘗夢蛇自臍入腹以問張

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亦非地之志

閩主鑄寶皇大帝於禁中

四年閩主忌其叔父延武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與延武有怨託鬼神語云延武延望將為變閩主不復詰使興帥壯士就第殺之并其五子閩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

南唐道士王栖霞以治身心譏唐主

八年唐主嘗夢吞靈丹旦而方士史守沖獻丹方以為神而餌之浸成躁急左右諫不聽嘗以藥賜李建勳曰臣餌之數日已覺躁熱况多餌乎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羣臣奏事往往

通鑑總類卷十四 方術門二十三

暴怒唐主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為至言凡唐主所賜予栖霞皆不受栖霞常為人奏章唐主欲為之築壇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當奏請耳

孫方簡以妖術聚眾為盜

開運三年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眾言晝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會晉與契丹絕好北邊賦役繁重寇盜

充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者據寺為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眾邀擊頗獲其甲兵牛馬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益眾久之至千餘家遂為群盜懼為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時入契丹境鈔掠多所殺獲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為鄉道以入寇

後漢李守貞信術士自稱秦王

乾祐元年李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異志自以晉世嘗為上將有戰功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養死士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趙修己素善術數為守貞言時命不可勿安動前後切諫非一

守貞不聽僧揔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為天子守貞信之又嘗會將佐置酒引弓指舐掌虎圖曰吾有非常之福當中其舌一發中之左右皆賀守貞益自負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自謂天人協契乃自稱秦王

僧揔倫以分野有災誣守貞

李守貞屢出兵欲突長圍皆敗而返遣人齎蠟丸求救於唐蜀契丹皆為邏者所獲城中食且盡殍死者日眾守貞憂形於色召揔倫詰之揔倫曰大王當為天子人不能奪但此分野有災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鵲起之時也守貞猶以為然

後周術者以鎮星給慕容彥超

廣順二年太祖發大梁至兗州使人招諭慕容彥超城上人語不遜乃命諸軍進攻先是術者給彥超云鎮星行至角亢角亢兗州之分其下有福彥超乃立祠而禱之令民家皆立黃幡彥超性貪吝官軍攻城急猶瘞藏珍寶由是人無鬪志將卒相繼有出降者官軍克城彥超方禱鎮星祠帥衆力戰不勝乃焚鎮星祠與妻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殺之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

符彥卿女當爲天下母

顯德元年初符彥卿有女適李守貞之子崇訓相者言其貴當爲天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況我乎反意遂決及敗崇訓先自刃其弟妹次及符氏符氏匿幃下崇訓倉猝求之不獲遂自剄亂兵既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吾父與郭公爲昆弟汝曹勿無禮太祖遣使歸之於彥卿及世宗鎮澶州太祖爲世宗娶之立爲皇后后性和惠而明決世宗甚重之

通鑑總類卷十四

方術門二十五

好古

世宗問陳搏以飛升黃白之術

三年世宗召華山隱士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遂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術數門

淮南徐溫給張顥用左牙兵

後梁開平二年初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顥與右牙指揮使徐溫謀弒威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以溫爲實不知謀也隆演以溫爲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

佛灑門

漢楚王英最先好佛

永平八年楚王英奉黃練白紵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練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謂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齊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初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後趙敬事佛圖澄

東晉咸康元年初趙主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驗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太子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使司空李農旦夕問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國人化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爭造寺廟削髮出家虎以其真僞雜糅或避賦役爲姦宄乃下詔問中書曰佛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應事佛不著作郎王度等議曰王者祭祀典禮具存佛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漢氏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之漢人皆不得出家

亦然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爲沙門者皆返初服虎詔曰朕生自邊鄙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其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

姚秦以鳩摩羅什爲國師

義熙元年秦皇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奉之如神親帥羣臣及沙門聽羅什講佛經又命羅什翻譯西域經論三百餘卷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北魏世祖用崔浩言誅沙門毀經像

宋元嘉二十三年魏世祖與崔浩皆信靈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灑每言於世祖以爲佛灑虛誕爲世費害宜悉除

之及世祖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世祖世祖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案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爲窟室以匿婦女浩因說世祖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世祖從之寇謙之與浩固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林火毀經像并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灑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爲丘墟朕承天緒欲除僞定真復義農之治其一切盪除滅其蹤迹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有非常之人

然彼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有司宜不
征鎮諸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
少長悉阮之太子晃素好佛灑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
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
在魏境者無復子遺

北魏高宗聽民為沙門出家

二十九年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民間往往有私習者及高
宗即位羣臣多請復之乙卯詔州郡縣眾居之所各聽建佛
圖一區民欲為沙門者聽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於
是鄉所毀佛圖率皆修復魏主親為沙門師賢等五人下髮
以師賢為道人統

齊范縝盛稱無佛

永明二年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
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為眾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體
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
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闌籬
墜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
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

東魏禁民立寺

梁大同四年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避賦役多為僧尼
至二百萬人寺有三萬餘區至是東魏始詔牧守令長擅立
寺者計其功庸以輕瀆論

武帝窮土木以增廣浮圖

中大同元年武帝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解講大赦
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武帝曰此魔也宜廣爲法事群臣
皆稱善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鄣生當窮茲土木倍增往
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疾景亂而止

唐太宗責蕭瑀復悔出家

貞觀二十年太宗嘗謂張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因自
請出家太宗曰亦知公雅好桑門今不違公意瑀須臾復進
曰臣適思之不能出家太宗以瑀對群臣發言反覆尤不能
平手詔數其罪曰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驗福於
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

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
涕浪五嶺騰煙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鷺子孫覆亡而
不暇社稷俄頃而爲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瑀踐覆車之餘
執襲亡國之遺風弃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
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
則扇習浮華自請出家尋復違異一迴一惑在於瞬息之間
自可自否變於帷扆之所珉棟梁之體豈具瞻之量乎朕隱
忍至今瑀全無悛改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僧法明撰大雲經

天授元年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云天
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爲閻浮提主制頒於天下

魏傳弓發慧範姦賊

景龍元年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範於東都作聖善寺長樂坡作大像府庫爲之虛耗中宗及韋后皆重之勢傾內外無敢指目者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贓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中宗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中宗乃削黜慧範放于家

呂元泰諫中宗營建佛寺

二年清源尉呂元泰上疏以爲邊境未寧鎮戍不息士卒困苦轉輸疲弊而營建佛寺月廣歲滋勞人費財無有窮極昔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奢靡相高人不堪命故如來慈悲之施平等之心孰過於此疏奏不省

明皇沙汰僧尼

開元二年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爲僧兼以僞妄富戶彊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但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明皇從之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僞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

姚崇戒子孫勿追薦求福

九年梁文獻公姚崇薨遺令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齊分據天下周則毀經像而修甲兵

齊則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近者諸武諸
造寺度人不可勝紀無救族誅汝曹勿効兒女子終身不寤
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爲尤不可延之於家當永
爲後法

高郢諫代宗造章敬寺

大曆二年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爲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
冥福於是窮壯極麗盡都市之材不足用奏毀曲江及華清
宮館以給之費逾萬億衛州進士高郢上書略曰先太后聖
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爲本捨人就寺
何福之爲又曰陛下當卑宮室以夏禹爲法而崇塔廟踵梁
武之風乎又上書略曰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
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興造急促晝夜不息力不
逮者隨以榜笞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皆
寢不報

通鑑總類卷十四

佛法門三十二

憲宗遣使迎佛骨

元和十三年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
十年一開闢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憲宗遣中使帥
僧衆迎之

韓愈諫迎佛骨入宮禁

十四年中使迎佛骨至京師憲宗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
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然香臂頂供
養者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爲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

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國命來朝京師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

絕後代之惑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憲宗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群為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貶愈為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眾力排之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遊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

李德裕諫敬宗生日度僧

長慶四年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生日請於泗州置壇度僧尼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於是四方輻湊江淮尤甚智興家貲由此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當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

武宗毀寺令僧尼還俗

會昌五年武宗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餘僧及尼并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

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

李德裕禁五臺僧奔幽州

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百官奉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臺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五臺僧爲將必不如幽州將爲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爲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算闕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遊僧入境則斬

之三客郎中韋博以爲事不宜太過亦德裕惡之出爲
節度副使

宣宗聽僧營葺所廢寺

大中元年閏月敕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
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
皆復其舊

孫樵諫宣宗復僧寺

五年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群僧安坐
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
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縱不能如武宗
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日者陛下欲修國東門諫官上

言遽爲罷役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急乎所役之功豈若
東門之勞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
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群下莫
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
加撙節所度僧亦委選擇有行業者若容凶麤之人則更非
敬道也鄉村佛舍請罷兵日修從之

中書奏禁私度僧尼

六年中書門下奏度僧不精則戒法墮壞造寺無節則損費
過多請自今諸州準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迹許修復繁
會之縣許置一院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
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

蕭倣說懿宗罷講筵

咸通三年懿宗奉佛太過怠於政事嘗於咸泰殿築壇爲內寺尼受戒兩街僧尼皆入預又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爲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以爲玄祖之道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仁義爲首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者弃位出家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祧思繆賞與濫刑其殃必至知勝殘而去殺得福甚多罷去講筵躬勤政事懿宗雖嘉獎竟不能從

懿宗迎佛骨侈於元和

十四年懿宗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衆至有

言憲宗迎佛骨晏駕者懿宗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廣造浮圖寶帳香輦幡花幢蓋以迎之皆飾以金玉錦繡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間道路車馬晝夜不絕佛骨至京師導以禁軍兵仗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亘數十里儀衛之盛過於郊祀元和之時不及遠矣富室夾道爲綵樓及無遮會競爲侈靡懿宗御安福門降樓膜拜流涕霑臆賜僧及京城耆老嘗見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國寺此寺宰相以下競施金帛不可勝紀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

南唐邊鎬盛修佛事廢綱紀

後周廣順二年唐主側邊鎬官爵流饒州初鎬以都虞候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澤

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而為節度使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事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

世宗悉罷非効額寺院

顯德二年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惟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九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世宗毀銅像以鑄錢

世宗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敕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世宗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